

【文化杂谈】

被讹传的“打倒孔家店”

□刘勇

“打孔家店”和“打倒孔家店”，一字之差，其中却有本质的差别。“打孔家店”更多的是批评传统，而“打倒孔家店”则是全盘否定传统……正如“打孔家店”的提出者胡适所表示的，他只是要把这店里的“招牌”“拿下来，捶碎，烧去”，而不是把这座千年老店“打倒”和捣毁。

1916年2月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易白沙的《孔子平议》(上)，该文对孔子的态度有褒有贬，开“批孔”的先例。由于提倡“尊孔”者大都与北洋政权相互倚重，更何况袁世凯也曾颁布一系列尊崇伦常、尊崇孔圣的文章，因此，《新青年》同人对“中庸”的批判方式并不满足，于是迅速将“平议”转为“打孔”。

《新青年》“打孔”的态度是坚定的，但值得注意的是，陈独秀、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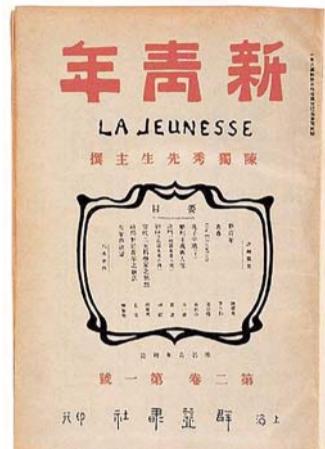


▲陈独秀与胡适



▲陈独秀

大钊、鲁迅、吴虞等人都没有提出过“打倒孔家店”的说法。胡适在1921年6月16日所写的《〈吴虞文录〉序》中也只是明确提出“‘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’的老英雄——吴又陵先生”，并非“打倒孔家店”。而这位被认为是“打孔家店”的老英雄吴虞，作为《新青年》的主将，写有《吃人与礼教》、《说孝》、《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》等一系列文章，的确对旧礼教和儒家学说构成了犀利的批判，但也从未有过“打倒孔家店”的说法。比如，1919年11月1日，吴虞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的《吃人与礼教》一文，认为儒家思想“祸国殃民，为祸之烈，百倍于洪水



猛兽也”，因此呼吁：“儒教不革命，儒学不转轮，吾国遂无新思想、新学说，何以造新国民？悠悠万事，惟此为大已！”其中“革新”的意味远比“除旧”要更加浓厚。

如今，“打倒孔家店”的说法更为人所知，但事实上，“打倒孔家店”是从“打孔家店”以讹传讹得来。时任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曾有这样的表述：“吴虞——这位曾被胡适称为‘四川省双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’，却是最无忌惮地、最勇敢地戳穿了孔教多方面所掩藏的历史污秽。”“只手”变为了“双手”，“打孔家店”变为了“打倒孔家店”，这样的以讹传讹并非陈伯达一人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何干等人也有过此类错误引用。这种错误虽已无法判断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之过，但其结果是肯定的，即“五四”时期“打孔家店”的思想变为了后期“打倒孔家店”的口号。可以说，这是后人在为“五四”时期与传统儒学思想的“割裂”寻找源头。但无论是胡适，还是《新青年》同人，都从未与传统文化真正“割裂”。

“打孔家店”和“打倒孔家店”，一字之差，其中却有本质的差别。“打孔家店”更多的是批评传统，而“打倒孔家店”则是全盘否定传统。此时的《新青年》同人正在努力为中国社会的改造寻找一种价值范式。在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，社会怎样发展，国家如何久立，个人如何自处，都是所面临的问题。因此，与其说《新青年》是反传统的，不如说其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。正如“打孔家店”的提出者胡适所表示的，他只是要把这店里的“招牌”“拿下来，捶碎，烧去”，而不是把这座千年老店“打倒”和捣毁。后来，胡适更是明确表示：“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。在许多方面，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评是很严厉的。但是就全体来说，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，对孔子和早期的‘仲尼之徒’，如孟子，都是相当尊崇的。”

真正传统的东西是反不了的，一反就倒的一定只是历史的残渣。尽管在一片反传统的呼声中，《新青年》可以说是以激进态度批判传统文化的典型，但需要看到的是，《新青年》虽然一方面在与古老的传统决裂，但另一方面却有意无意地向传统文化回归，它是横跨传统与现代的。其中，《新青年》同人所展现出的“忧患意识”则是最好的证明。从周朝的“忧君”到孔孟的“忧道”、“忧天下”，从屈原到杜甫，从范仲淹到顾炎武，历代仁人志士所怀有的殷忧报国的理想、爱国主义的情怀，实际上都是将自身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。无论是《新青年》主编陈独秀坦言“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，陈腐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”，还是《新青年》的旗手鲁迅所言“许多人所怕的，是‘中国人’这名目要消灭；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‘世界人’中挤出”，或是《新青年》的撰稿者李大钊所感叹的“异族之觊觎吾国者，辄曰：‘支那者老大之邦也。支那之民族，濒灭之民族也。支那之国家，待亡之国家也’”，都可见深切的忧虑之中不乏愤慨与坚定，这些均是忧患意识的体现。正是因为忧患意识的不断激发，使得《新青年》拥有了不断“立新”的内在驱动力，恰如陈独秀所言：“要拥护那德先生，便不得不反对孔教、礼法、贞节、旧

伦理、旧政治；要拥护那赛先生，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、旧宗教；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，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。”

从某种程度而言，《新青年》同人也无法做到真正与传统文化的割裂。自《青年杂志》易名为《新青年》在上海复刊后，除陈独秀、高一涵等创刊者外，作者队伍开始不断壮大，新进作者有胡适、李大钊、吴稚晖、刘半农、苏曼殊、杨昌济、陶履恭、吴虞等。其中，新文学作家也不在少数，如周作人、鲁迅、刘半农、沈尹默、俞平伯、林语堂、陈衡哲等，都为该时期文学创作增添了活力。而这些作家的共性也是很明显的，即都有一种跨文化的品格特质。比如刘半农曾留学英国，在英国创造了“她”，一首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更是“她”字的最好实践，但同一首诗中，一唱三叹、曲折繁复的抒情方式与民歌及古典诗歌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。再如“两脚踏中西文化”的林语堂，其代表作《京华烟云》是英文写作，但其中却蕴含了浓厚的道家思想。正如有学者所言：“这一代的教育背景应是中国历史上仅见的——传统与近代新式教育参半，新旧学问兼备，中外思想的影响系于一身。”

鲁迅曾说：“老先生们保存现状，连在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，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，但倘有人要连屋顶也掀掉它，他这才魂飞魄散，设法调解，折中之后，许开一个窗。”这可以说正是《新青年》同人激烈批判传统文化的缘由。面对中国几千年来文化惰性，折衷调和的言论远不如投枪匕首更加有效。胡适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最为典型：“现在的人说‘折衷’，说‘中国本位’都是空谈。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，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。全盘接受了，旧文化的‘惰性’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。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，结果只有抱残守缺而已。古人说：‘取法乎上，仅得其中；取法乎中，风斯下矣。’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。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，文化的情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。”

(本文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该文摘自作者在山东师范大学“五四百年论坛”上提交的论文)

青未了

随笔 星期三 2015.5.27
A20-A23

“读书”是人们经常讲的一句话。读不读书，是衡量一个人的学养、素养、涵养等众多品质和德行的标尺。而读书的外延太大了，虽说无论对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来说，读书是要始终坚守的事，但读什么样的书显得更为重要。有人称自己在“忙于读书”，不过，这“读书”说得有些笼统了。不读书肯定不好，而盲目地读那些缺乏营养甚至有害的书，同样不好。

目前充斥于市场的各类图书琳琅满目，而且卖得好的不少都是如下图书：靠市场“炒”起来的“畅销书”、有着某种特殊发行渠道或通过行政指令强推下来的书、解

【社会观察】

读什么样的书，这是个问题

□刘天放

读名著的书以及纪实类书，甚至还有影视剧热播而其原著也随之走红的书，等等。我想说的是，读书人一定要时刻警惕以上这类书带来的负面影响。靠市场“炒”起来的书，是与金钱甚至煽动、愚弄、欺骗这些字眼相联系的。读书人要有清醒的判定。所谓“畅销书”多是当下之人写的书，这类书按常理不可能都那么“畅销”，其中大多其实就是靠“身体写作”或“小时代”之类的“快餐”才“畅销”的，且有些还有“文抄公”之嫌疑。通过行政命令式等渠道发行的书，就是不细说，我想大家也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纪实类的书不可不提，因为里面有太多未经证实的史实，无论是对历史人物中的伟人、名人、军人、才人，还是强人、学者、商贾、牛人来说，多靠“戏说”来维持卖点，我们能看到的多是演义、野史，或者是单纯的说教。于是，读史书务必辨别真伪，因为读某些史书非但不能让你了解历史真相，反而可能令你无意中以讹传讹。这时，独立思考、辨明是非、批判性阅读显得十分重要。至于那些靠影视剧走红的书，更要有自己的判断，盲目跟风只能降低自己的阅读质量，浪费宝贵的时间。

当然，读什么样的书是个人的自由，别人无权干涉，不过，要是想注重一下读书的质量，提升一下读书的品位，进而自检一下读的书能否有益于社会进步、责任良知乃至思想、文化价值的提升，那就要选择性地读书了。捧着一本别人写的《论语心得》，怎么也比不上阅读《论语》原著好吧？毕竟那是别人的“解读”或“感想”。读书是要有些独立思考和追问的，否则，你还不如去听评书，就像听央视的“百家讲坛”那样。那些所谓“励志”的书，其“成功经验”无非是些“按图索骥”式的演讲稿而已，也许其中某些经验的确能起到启发的作用，但“程式化”经验帮不了任何人。“心灵鸡汤”喝多了，只能让人更加迷茫，其经验不亚于“彩票中奖”，盖因每个人所处的时代、背景、学历、环境迥异。要是没有背后巨大的商业模式推动，不少“快餐书”不可能成为“畅销书”吧？而谁又愿意在出书人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虚伪的人为“运作”关系呢？

读书是种雅兴，与心气浮躁、功利喧嚣不能搭界。读书时心里十分宁静，犹如海底之清澈和安详。要想读出踏实、感觉、自觉、厚度、意义，就去读国内外的名著，古代和近代的最好，当代的需要挑选；要想读出思想、思考、深度，就去读鲁迅、胡适、钱穆或黑格尔等，就去读《鲁迅全集》、《中国古代思想史》、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、《精神现象学》或《政府论》、《论自由》……少了浮躁之气和功利，才能读出书香来。都说自己在读书、读书是好事，但要对“读什么样的书”有所反思。

面对“我读过很多书，但后来大部分都被我忘记了，那阅读的意义是什么”的疑问，有人给出了我看到的最巧妙的一个回答：当我还是个孩子时，我吃了很多的食物，大部分已经一去不复返，而且被我忘掉了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；阅读对思想的改变也是如此。反过来，如果吃进去的是有害的东西，那么，我们的那些“骨头和肉”还会健康吗？

名人说，书是灯塔，书是构建灵魂的工具。我说，读书也许还能使人拯救自我，可能还会学到关爱、自律、包容、敬畏、责任等等这些人类公认的价值，也许还能激发读者对人的命运、存在意义、价值、个性自由等进行一些有益的思考和检视，甚至能升华到叩问心灵，坚守公平、正义等这些更高价值的程度，使人具备一点人文素养。

有段时间没到附近的几家小书店逛了，可我走进去一看才发现，自己已经置身于由“生财之道”、“长生不老”、“风水八卦”、“升官发财”组成的书籍迷魂阵里。这也应验了一些人的看法：目前书店里的坏书几乎占到了一多半。看来，读不读书是个问题，而读什么样的书，同样是个问题。庸书误人，坏书害人，唯有好书养人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(威海)翻译学院副教授、文学学者、自由撰稿人)



悦读·分享

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
“青未了”。